

上海书协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创办二百期座谈会纪要

潘善助：各位老师、同道，很高兴今天召开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创办二〇〇期的座谈会。书协通讯报创办于1998年，本月恰逢第200期。作为上海书法家协会的会报，它起到了新闻发布、学术争鸣、成果展示的作用，为广大会员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。这份报纸详细记载了十八年以来上海书坛的点点滴滴，是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。今天在座的有创刊的老报人和新报人，以及新老作者，希望大家畅谈一番，回顾历史，展望未来。首先，请通讯报创刊人徐正廉老师发言。

徐正廉：光阴似箭，转眼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已经到第200期。报刊创立初期，条件艰苦，我作为编辑水平较低，也遇到了些阻力，报刊是在摸索和实践中成长起来的。在此过程中，有三点非常重要。第一是持之以恒，十几年每月发行，实属不易。第二是拥有一批十分优秀的撰稿人，虽然报纸稿费不高，但他们不为钱财，贡献了高质量的专业文章。第三是报刊编辑的自由性。通讯报的发起人是沃兴华先生，后来由戴小京老师主持工作，他们给予我这个主编非常广阔的自由空间，为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提供了平台。时至今日，通过两届领导班子的努力，《上海书协通讯》除了扩大自由撰稿人之外，还组建了通讯员团队，搭建了公众网络平台，通过信息多元化适应时代对传统艺术的要求。进入自媒体时代，信息传播快速、多元，导致深度阅读成为一种奢侈，读者的阅读呈现碎片化，传统纸媒面临诸多挑战。当然，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应该继续办下去，这既是一份责任，更是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与情怀。

戴小京：经过实践证明，《上海书协通讯》的成绩值得肯定。1998年，上海书协换届后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分歧与碰撞。通讯报的创办给予上海书协言论和思想碰撞的平台，将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学术论点公之于众，使书法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。徐正廉先生提到的碎片化和标题化是当代信息传播的整体倾向，在书法界更加明显，主要体现在兴发华先生的理论修养方面较为薄弱，能够静下心来仔细阅读书籍、报刊的人越来越少。网络信息的海量与便捷使网络点击成为现代人的“书架”。当一个人沉不下心阅读，仅靠碎片式时间获取信息时，整个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方式会慢慢退化。所以，碎片化的标题和愤青式的言论看似新鲜有趣，但并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，无法体现和构成一个体系，如过眼云烟，留不下可以回味的痕迹。在书法界，讨论一件作品、一个展览，或某种创作风格时，大家会说出各种观点，但始终无法深入形成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或理论。

阅读始终是思想的源泉。对于书法创作而言，除了通过临帖提高技法，需要通过思想认知提高艺术审美的甄别力。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对书法人物的追忆、品评、采访类文章较多，有关书法美学、书法批评类的文章较少，但这些文章能够影响我们对创作的理解，逐步形成艺术作品和艺术美感相通的东西。我建议今后在《上海书协通讯》上开展一些比较接地气的讨论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。

刘翼达：今天上海书协主席团成员几乎都到了，说明对这个会议很重视，也是对书协通讯报的肯定和鼓舞。我在文联创办了《上海采风》杂志，旨在构建上海文艺界的信息平台，所以上海书协也在视野内。八十年代初，我开始在文联工作，深知一份专业报刊坚持200期的不易。从专业角度而言，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具有一定期性和传播性，是一份具有专业水准和学术价值的期刊。所以，目前仍然定位为“通讯”两个字，可能给人们一种含金量不高的误解。现在的报刊刊物越来越注重包装，上海书协的主要刊物是否需要再在报刊名称上重新审视定夺，是值得商榷的。

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媒体冲击，造成人们思维和阅读习惯的变化，比如微信的推广，这种趋势已经不可避免。《上海采风》虽然发行量不错，但经常某篇文章在杂志上关注度低，而微信上却点击量突破十万。同样的文章为何在微信上传播力度更强呢？一方面，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远高于传统纸媒，指数式增长模式能很快提高信息的传播效率。另一方面，网络受众群的透明度和交叉度更高，人们愿意接纳这种十分迅速且透明度高的信息。因此，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在今后的发展中，能否利用新老媒体互动，从技术上来说并不难，微信公众号就是绝佳的平台。而另一些学术性较强的人文，就需要借助报刊形式使具有专业水准的人深度阅读。当然，书法类的学术文章要进行编辑加工，纯粹文字阅读会比较沉闷，可适当配合图片映衬。

另外，对书法艺术讨论的学术观点，我们也应该有所突破和拓展。书法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符号，若放在国际舞台上，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地位？当今社会艺术意识形态下，书法是否应该更侧重其作为一种造型艺术而存在，慢慢削弱表意成分。我认为书协通讯报今后除了搭建书法学习与交流的展示平台外，可以从国际化角度探讨书法。如果从这一层面从书法拓展，那么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在学术意义上将更加明确，也具有更广阔和前瞻性的视角。前段时间，沃兴华先生写了一系列关于“丑书”的文章，对所谓的“丑书”艺术及美学理念写得比较清楚。在艺术形态和美学追求上，更多的自由和宽容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。目前，电影、戏剧，音乐已有不少学术文章或言论涉及到这一层面，但书法领域不多，这或许是书协通讯报考虑的一个方向。



周志高：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将迎来第200期，我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想法，谈谈对通讯报的看法和期盼。首先，作为上海书协信息通讯、学术交流、艺术展示的平台之一，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坚持一贯传统，对海派书法的推动起到了很大作用。其次，在我主持上海书协工作期间，对通讯报的关注较少，相关工作主要由秘书长、编辑、通讯员和撰稿人完成。各位的辛勤付出为上海书协的宣传平台做出了贡献，对此我既有内疚，又万分感激。再次，如同刘翼达先生所言，《上海书协通讯》的发展方向、内容与形式如何顺应时代潮流，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。通讯报在新闻报道、人物采访方面做得很好，需要坚持下去；而在学术研究方面，可以从专业角度深度挖掘，推动书法美学和书法批评，在实践创作中提炼理论依据和思想源泉，促进书法艺术大繁荣。

《上海书协通讯》的未来发展，立足于上海书协和上海书坛是否具有全国性的视野、是否有能力重振海派书法，这需要我们着重研究与讨论。目前，上海书协有近两千名会员，其中的全国会员比例较低，在全国重大书法活动的参展率、获奖率也较低，这足以反映上海书法与全国书法存在差距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放到《上海书协通讯》中探讨，既要跟上全国步伐，又要体现海派特色。

近几年，我们做了不少工作，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效果还不够显著。我建议将上述现象和问题借助通讯报，让所有会员了解，激发所有书法人的积极性。此外，我很赞同刘翼达先生指出的加强《上海书协通讯》的思想引导性。时代已然不同于往日，我们既要传承和发扬具有历史价值的经典书法，也要勇于尝试和评析当代萌生的书法美学新理念，探讨书法艺术的当代标准。现代书法教育也要将目光聚焦于艺术发展道路的“当代性”，利用艺术理论和创作经验活跃思想，提高工作。《上海书协通讯》是上海书协凝聚几代人人心的品牌期刊，老一代对其留恋，新一代对其憧憬。上海是中国文化艺术交流中心，历来在创新精神上领先，我希望通讯报能不断进步，呈现新的面貌。

管继平：《上海书协通讯》虽然是内部报刊，但从内容编排来看有很大的可读性。它作为上海书协交流和传播的平台，有较大的影响力，大部分专家、学者对这份报刊的评价也较好。我为通讯报撰稿已有十一、十二年了，应该算通讯队伍中比较老的作者。我在报上有个“民国书法专栏”，开始写的时候积累了一些材料，大概是2003年左右，写了三篇，想不到反响不错，就应允继续撰写，就这样坚持了十几年。这些文章得到了一定的认可，令我很欣慰，同时也感谢书协对我的支持和宽容。

从作者视角来讲，我希望通讯报的撰稿人要对自已有一个定位。艺术视野需要广阔，但写作时需要集中精力把范围定得小一点。我围绕人文专题谈书法，就是在书法艺术这个大范围里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研究切入点，深入挖掘。另外，写作行文不能太枯燥，需要轻松和严谨兼而有之。希望《上海书协通讯》通过这次座谈会以及对200期的回顾，总结出更好的、更适应时代的内容与版式，为书法传播交流贡献力量。

杨祖柏：作为一名新上海人，我非常感谢《上海书协通讯》提供了书法学习和交流的平台，帮助我们不断充实提高，在书艺和理论上进步。《上海书协通讯》是连接协会与会员、会员与会员的重要桥梁，这份报刊体现出上海书协的团体性和一致性。有幸成为通讯报的一名撰稿人，一方面是因为我以前在部队里担任宣传工作，思想和笔头的活跃程度不差，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些不成熟的观点；另一方面，我的

撰稿以杂文居多，大概应和了人们常说的“20岁写诗，30岁写散文，40岁写小说，50岁写杂文”这种不成文的规定。当然，杂文这种形式方便会员阅读、思考、交流，契合了时代对文化艺术思考呈现碎片化发展的方向。最后，祝愿《上海书协通讯》越办越好。

羽茵：《上海书协通讯》是我的良师益友，我见证了它的成长，也有幸参与了如水赉佑、潘良植、林仲兴先生等部分访谈。他们孜孜不倦，一生求索，人品与艺术品令人感动。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安排这些人物访谈，具有深远意义，产生了良好反响。很多老年书法家和爱好者的书法信息渠道来源于这份报纸，他们每一期认真阅读，看到我的文章，还会打电话与我交流。书协通讯报是上海书法研究和创作的展示平台，也是通讯员成长的沃土与摇篮。

潘善助：《上海书协通讯》的通讯员应该是一支集报道、访谈、评论、调研和研究为一体的队伍。目前，报道、访谈和调研功能发挥得较充分，评论和研究力量还比较薄弱，今后需不断加强。

俞海滨：感谢《上海书协通讯》200期座谈会，提供了一个调研平台。我感到通讯报的内容多以交流层面为主，很多文章都比较中庸，而我们要研究的应该是一些有争议的内容，求真求实更重要。既然制度已经确定，就要建立起报纸的重要职责，不然很难给后人一些真实的材料。我最近看到一个史料，有关王遽常在当时书坛的地位，如今不少学者研究他，可见后期出现了一个新的定位。总体来说，书法理论方面有一定的写作习惯或趋势，但作为通讯员，务必需求真实，与此同时不乏幽默和趣味，这样的文章更受欢迎。

刘伟明：我在文联从事信息宣传工作，文联有二十家下属单位，十四家协会中十三家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。阅读量和转发量位居前三的是书法家协会、音乐家协会和摄影家协会。其实，书法人数相对是劣势，但即便如此，上海书协公众号依旧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。书协微信公众号的受众大多是协会会员，比较容易的做法是发布新闻，但很难吸引协会之外的人群关注，影响力有限。书协公众号不限于新闻、涉及理论与、专访等各方面，图文并茂，结合小视频，吸引了很多人关注。书协公众号关注度高的第三个原因是一报一号、共享互补。我既阅读通讯报，也关注微信公众号，后者包含有活动信息、书法赏析、时下热点等，如昨天推送了七夕节主题的“情”字书法，点击率很高。同时，公众号设置了留言区，增加了受众的互动和反馈。在共享方面，《上海书协通讯》的大家临帖专栏也会同步在微信连载推送，增强一报一号的互补发展。

潘善助：书协微信公众号运营一年半，超出了我们的预期，原本计划订户数第一年四千，第二年八千，第三年破一万，现在已提前完成计划，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。

孙吉：上海书协的微信公众号于2014年12月建立，截止至2016年8月，会员订阅读用户达到三万七千人。去年12月份做报告时，订阅读用户是一万三千人，可见八个月里的人数增长有一个突破。公众号运营至今，共做了576期，推送的图文信息1200条左右，其中的原创图文信息200多条。此外，开设的几个连载专栏成为王牌栏目，如周慧珺传连载、大家临帖连载等，后者连载时间最长，基本和《上海书协通讯》的临帖栏目同步。目前的运营是每天推送两到三条信息，日均阅读点击量是七千到一万次。2016年4月，推送了周慧珺书法艺术研讨会连载，单月阅读量近三十万次，达到最高。此外，公众号针对节日推送一些原创文章，如七夕节的主题文章有两万多阅读量。

刘一闻：一月一期，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已200期，凝聚了大家的心血。报纸办得有口皆碑，其实很难。当初我和晚报一个记者熟悉，他告诉我晚报体育版之所以办得好，是因为他们和运动员关系不错，所以始终能有最好的新闻和视角。办报费时费力，还需要一个优秀的团队，确实不易。前段时间，书法报的书画天地栏目记者采访我，请我对这份报纸提建议。我就指出一个介绍书家书房的栏目，占两三个版面，展示书斋的书案、博古架、花卉、古琴等摆设，但有时书案上的书法与优雅的环境并不匹配。晒字可以，但主题不能拿捏不准，办报要分清主次。《上海书协通讯》一般是八个版面，每个版面和专题都设计得很好，当然也需要精益求精。当今的阅读与传统的阅读不同，好比博物馆办展，以往按照年代和主题摆放展品，但现在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博物馆要建新馆，我们开过很多会，比如某个专题展有三十件展品，绝不是按年代摆放即可。观众对于展览的期望不同，办报也要有这样的思路。此外，《上海书协通讯》的作者李金河文章很直率，对书法创作很有帮助和意义。虽然有时话说得有点过头，但是动机是提高大家的创作水准，我还是比较提倡。

李静：《上海书协通讯》第一期时，我代周慧珺老师写过一篇文章，转眼间已到了200期。我感觉通讯报在前十五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但近几年随着大家使用微信，报纸关注度可能受到影响。通讯报非常重要，很多老年书法家和爱好者不用微信，主要通过这份报纸了解书协动态。但报纸的时效性不强，有时一个新闻这期赶不上，就要等一个月，但有了微信，马上可以发布。所以，我建议新闻报道由书协的微信公众号发布，突出时效性和互动性。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则加强学术性，它是月刊，也可以逐步过渡为双月刊，关键是提高文章质量。

杨永健：我已经快七十岁，从第1期到第199期的《上海书协通讯》，我都完好保存着。印象最深的是第2期，徐正廉有篇文章列举了当时书协的现象，受到了全国的关注。两个月后我参加中国书协工作会议，当时也提到了这篇文章，可见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。从1998年12月8日创办的第1期，到2008年3月的第99期，历时九年三个月。从2008年4月到今天的199期，历时八年四个

月。我初步统计了一下，从2002年开始，每年12期。2000年开始出现六版，占199期的21%，有42期。从2002年出现八版，占199期的33期，16.9%。十版是2013年5月20日到6月20日，办了两周，占1%。四版共119期，占59.5%。我很感慨，《上海书协通讯》的200期走了近18年，其见证了上海书协的发展，这一路实属不易。报纸版面越多越难办，近年来通讯报的内容比以往增多，但有的文章可读性还不够。这可能对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现在步入新媒体时代，30%的老年人都用微信，但他们依旧认真阅读书协的通讯报。我希望报纸继续每月一期地办下去，但版式上适当吸纳年轻人的理念，多一点新意，勇于创新。

徐正廉：早些年，我写过一些也许算有点思想、有点锋芒的文章，不能说我的文章写得好，但至少比较有点看头。相比而言，如今的通讯报内容丰富，但文风较为平庸。我希望多一点思想碰撞和观念冲突。第二，刚才提到改刊号，我认为并不容易，但可以借助改刊号的机会，对通讯报适当改版或提高文字质量。第三，报纸要有一个立场，《上海书协通讯》是上海书协的风向标，侧面反映上海书坛的定位与发展。我们要客观理智，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，上海书法和全国一些省市尚有差距。所以，《上海书协通讯》需从一个正确客观的态度反映上海书协的立场，既不能妄自菲薄，也不能夜郎自大。

戚振辉：我1993年加入上海书协，所以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完整地第1期收藏到199期。当看到书协征集早年缺少的几期报纸，我就把自己收藏的送到书协。我一个人看也是看，拿出来分享则大家都可以看到，这是我的荣幸，何况其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。

李明星：《上海书协通讯》200期是一个里程碑，我有两点建议，第一点是通讯报要继续办下去，需要有一个办报的方针原则，我的建议是“正确的导向，优质的传播，精彩的呈现，高效的服务。”第二点是上海书协的协会精神或价值观，我总结为两句话，一是书法传播创新发展，二是书法海派创新。

孙稼卓：我认为《上海书协通讯》的定位很重要，一个是历史定位，另一个是当代定位。对于书法的认识，它为何存在，未来如何发展，从这一点考虑可能更有价值。如果说书法在八十年代是一个爆发期，那么目前的中小学推广是一个转折期。我们应该把本身的东西挖掘透，对于办报更有指导意义。

杨勇：诸位对《上海书协通讯》提了很多建议和意见，但针对办报来说，有些观念是冲突的，必须要有基本原则。不少老师指出增强通讯报的学术性和批评性，但我建议不必赋予这份报纸过高的使命。因为一份报纸体量有限，争议性过强的批评文章不敢放，温和平铺的批评又没意义，所以分寸很难把握。由于版面有限，篇幅长的文章或许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来体现。我建议将相关的书法期刊的精彩文章以文摘形式刊登在通讯报上，例如每个月汇集八到十篇有价值的好文刊登，体现学术价值的同时，降低了阅读强度。毕竟，上万字的文章看得人并不多，所以需要借助一些编辑工作，将大篇幅的文章巧妙地呈现在读者眼前。

戴小京：现在的艺术批评风气存在一些问题，办一个展览会，大家基本都说好话，但背后可能骂声一片。我们需要一个最公正、最客观的角度去分析评论，书法本身是褒贬不一，赞许和批评必须有理有据，这样的书法批评才有意义。

余乐：我建议《上海书协通讯》可以开发APP软件，适合年轻人利用碎片时间阅读学习。将第1期到第199期存在APP，不会遗漏，携带便捷，也利于推广。

郝皓：我在其他行业创办过报纸和APP，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立体化的体系，将《上海书协通讯》、微信公众号和APP形成三位一体，这是一个符合时代发展的创新模式。通过三位一体，吸纳更多适合的人群进入书法圈和资源共享。

潘善助：感谢各位老师和同道今天汇聚一堂，一同回顾《上海书协通讯》200期所走过的道路，大家积极献言献策，为今后提高通讯报的质量提供更广阔的思路。非常感谢大家！（整理：叶嘉沂、陈晓 摄影：祖忠人）

《通讯》的生命力

沃兴华

天大热，人大干，忙于创作，不能前来参加《通讯》二百期的讨论会了，抱歉，下面用书面形式简单说几句。

《通讯》的出版不容易，争取的过程现在说说也不能发表，不说更好。

我们当时办《通讯》的目的有二。一是那么大的协会，会员众多，没有一个通讯平台，就不能将协会想法及时与会员沟通，唤起大家的参与热情，共同推动上海书法艺术发展；同时也不能让全体会员监督协会领导，全心全意为地为会员服务。另外一个目的是中国书法正处在重大的变化和发展阶段，改革创新，多种思想的碰撞需要一个交流平台，只有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才能真正推动书法艺术发展。

“刘一闻大师工作室”也是一个可以热议的问题，我在《日新录》一日一帖期间，就可以讨论“丑书”问题，再比如书协与戏剧学院办的研究生班，《通讯》上每年发表学员结业作品，水平太差，不可想像。连江湖上那种书法短期进修班的水平都不如（因为都是临摹传统，有共同标准可以比较的）。这说明书法教育出了问题，可以大谈特谈的。我认为《通讯》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热点问题的学术争鸣，现在原创的文章没有问题意识，没有批评勇气，不痛不痒，有等于是。

以上是我一时想到的两点看法，当然做起来会碰到很多困难，但是没有困难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克服这些困难除了编辑的努力之外，最重要的还是书协领导的胸襟和气度。